

□ 莫章海

庆祝黔东南州成立七十周年

(组诗下)

一禾三穗

一禾三穗史垂名,岁经年丰硕太平。
古塔临霄添画意,邛河托岸谱琴声。
麻鸭烹味香酥远,竹品编织技艺精。
更喜春风顺燕舞,灵山千载共长兴。

石擎天柱

擎天石柱峙东黔,古邑留霞六百年。
千顷良田翻稻浪,一湾江水映炊烟。
青山蕴宝珍无价,沃土培才志不凡。
秀色清晖昭日月,繁花锦簇韵人间。

山水锦屏

秀丽山河缀画屏,三江水墨绘丹青。
千年王寨商衢盛,百里杉乡歌舞萦。
侗绣盘轴编福彩,文书卷帙守规绳。
羽球飘越遍天下,远瞩诗情四海惊。

曙光之城:黎平

府卫风烟史迹彰,赤旗高举见晨光。
肇兴典雅闻遐迩,天籁清扬震四方。
堂卡凌云斗星近,花桥卧水月波长。
田园如画织仙境,此处桃源是侗乡。

秘境从江

柳江澄碧展画卷,秘境新风貌洞天。
加榜梯田铺锦缎,芭莎云雾绣华年。
调和璋瓦藏芳草,沐浴身心浸暖阳。
最是凡间多胜景,神仙若至亦流连。

“村超”源地:榕江

古州千载荡春风,火爆“村超”气宇雄。
都柳江波浮翠黛,古榕树影映苍穹。
珠郎娘美传佳话,萨玛神灵护泰平。
物阜民丰天眷厚,高歌一路舞祥龙。

苗岭明珠:雷山

雷公山麓彩虹图,云影烟岚若画出。
水墨西江观胜景,清香玉叶冠金珠。
苗年岁序风情郁,鼓鼓轮回韵味殊。
欲问凡尘欢乐处,苗乡腹地是荣途。

苗疆腹地:台江

苗疆处处沐春阳,锦绣衣裳竞艳忙。
施洞龙舟承史话,台盘球赛爆天荒。
竹篮糕饭蕴情趣,木鼓芦笙奏乐章。
革一园区位捷报,芳华盛世咏康庄。

清江神韵:剑河

青峦迤迤抚新城,两岸烟云柳舞轻。
神女阿莎蕴古韵,温泉圣水润民生。
金钉五亿蜚声远,楼宇千家瑞气盈。
崖壁虹桥连玉带,春风浩荡展鸿程。

□ 薛如平

锦绣黔东南·辉煌70年

(组诗)

七律·交通巨变

苗岭云开大道通,千年险阻一朝穷。
桥横整谷穿银汉,路接天涯走玉龙。
高铁如梭穿碧嶂,机场振翼掠青峰。
回看往昔羊肠径,已在青山画幅中。

七律·民族团结

苗侗情深似一家,从来风雨共檐牙。
洪涛卷地同挥桨,烈焰冲天齐挽霞。
千里驰援肝胆照,八方相助姓名除。
而今更筑同心梦,并蒂花开映日斜。

七律·非遗新韵

蜡染银花映碧霄,千年技艺未曾凋。
靛蓝蓝就云中锦,绣线描成月下绡。
老匠倾囊传稚子,新媒带货涌春潮。
巴黎灯影苗疆韵,大歌一曲动九霄。

七律·民生福祉

碧瓦新楼映晓霞,深山处处有医家。
童颜欢笑四点半,鹤发安康咫尺涯。
易地搬迁开画境,居家养老品春茶。
寻常巷陌温馨事,化作枝头幸福花。

七律·生态家园

青山不墨千年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林下菌菇擎玉伞,园中茶果缀黄金。
护河长立烟波绿,植树人穿云雾岑。
且看苗乡生态卷,一方水土一方琛。

七律·奋斗群英

硕士归乡不恋城,深山猎馆启新程。
一腔热血融霜雪,十载丹心映月明。
科技点金荒岭变,电商带货坦途生。
青春种在田垄上,收获康庄举世惊。

七律·辉煌七秩

七十年来风雨稠,苗乡侗寨起高楼。
桥连峡谷通寰宇,路转峰回路走牛。
薪火相传文脉续,山河重整画图收。
今朝且看腾飞势,直上青云振九州。

□ 李志华

黔东南吟

苗岭嵯峨浮翠霭,清江潋滟泛银光。
鼓楼映月笙歌起,风雨连桥岁月藏。
刺绣银妆千载韵,拦门酒冽百家香。
芦笙舞醉云间月,天地人和共举觞。

第三站:村寨侗歌进行曲

列车广播响起:“前方到站,从江站。”
窗外的风景已变得熟悉——梯田如指纹般镌刻在山坡上,侗寨的木楼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我忽然想起近来火遍全网的“村”系列:“村歌”“村超”“村BA”……这些都是新时代黔东南奋进的脉搏。

体育与文化的基因,在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村超”赛场上的奔跑,“村BA”篮板下的跳跃,“村歌”舞台上的歌声,不是设计好的表演,而是生活本身——丰衣足食后,人们自然要歌唱,要舞蹈,要竞技,要表达生命的欢愉。

我想起去年寒假回家,正赶上寨子里的牯藏节“村晚”排练。七十岁的萨(侗语:奶奶)也在用手机拍摄短视频,她拍的侗衣刺绣过程,竟有上万点赞。她笑着对我说:“现在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漂亮的侗衣是怎么绣出来的了。”

老百姓的思想,真的变了。不再固守“打工才是出路”的旧观念,年轻人开始探索“家门口的致富经”;不再认为“民族文化只能自己传承”,而是大方地向世界展示它的美;环保意识、卫生习惯、网络思维……点点滴滴的变化,恰似春雨浸润,无声,却有力量。

终点站:2026,锦绣黔东南

列车缓缓停靠。父亲在出站口等我。七年了,每次回家,他都会提前半小时到。不同的是,这次,他开着一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

“这是政府补贴买的,环保。”父亲憨厚地笑着,眼角的皱纹如梯田般层叠,眼神却格外明亮。回家的路上,父亲如数家珍:县里的农产品加工厂又多了三家,隔壁村办了生态茶园合作社,寨子里新修建了篮球场,几个寨子联合搞起了“非遗研学游”……

“对了,你记得小时候咱家总停电吗?现在不会了,山上有光伏发电,发出来的电还能卖给国家电网呢。”父亲突然说。

车窗外,高速公路如银带缠绕青山,侗寨、鼓楼点缀其间,太阳能板在坡地上泛着蓝光,崭新的校舍飘扬着红旗。这就是2026年春天的黔东南——它没有变成某个城市的复制品,而是在现代化征程中,更加坚定地成为自己。

致新时代的一万句感谢

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火塘边。母亲做了酸汤鱼,妹妹展示她设计的侗纹文创——她的大学设计课作业。

“新时代,你好。”妹妹在她的设计手记扉页上写着这句话,“我要用一万个设计,对你说一万句感谢。”

“锦绣黔东南,奋进新时代”。锦绣,不仅是山河之美,更是百姓的生活如锦;奋进,不仅是发展的速度,更是一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保持自我的定力与智慧。

七十年来,我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扎根;而今天,我们青年一代,乘着“盲盒列车”驶向未来。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惊喜拆盒——拆出通村公路、5G信号塔、乡村图书馆、生态产业园……拆出一个自信飞扬的家乡。

这趟列车没有终点站。2026年只是一个驿站,我们在此稍作停留,庆祝七十年辉煌,再继续出发。因为黔东南的故事,永远在下一站;而我们的盲盒,永远装着惊喜。

夜深了,我走出木楼。寨子里,青年们正在鼓楼下排练舞蹈,为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典作准备。他们的舞步,在踩歌堂的韵律中跃动着街舞的节奏,古老与新生浑然一体。

远处,今天最后一班“盲盒列车”正驶过山间。明天,当太阳升起时,这片土地又会拆出新的惊喜。我会对每一个惊喜说:新时代,谢谢你。谢谢你让乡亲们不再背井离乡,让民族文化骄傲绽放,让我的家乡在奋进的路上充满精彩。

锦绣黔东南,七十正青春。我们的“盲盒列车”,永远行驶在春天里。



清 水 江

刊 头 图

侯 雪 慧 摄

□ 王远柏

梦 想 开 花

我读大学时,曾在家乡的《黔东南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老屋》的散文,文中这样描写老屋:“老屋是那种老式吊脚楼,杉木为柱,杉板为壁,屋顶是用杉木皮盖的,经年日晒雨淋,开始出现裂缝,雨天漏雨不止。每逢雨天,一家便忙开了,找盆、桶接水。我个子小,于是钻到屋檐下,用盆去接。然而,漏雨处实在太多,而盆供不应求,顾此失彼,只能接漏得厉害的地方。”这篇散文后来被选中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一位外省文友读到后,笑着问我:“远柏兄,竟还有这样有趣的童年往事?”

事实上,文友认为的“趣事”,于我而言,却只是所有的童年心酸往事中的一个小小片段而已。

我是一名“80后”,出生于锦屏县九寨侗乡一个名叫凸寨的侗族村落。根据记载,清乾隆八年,魁胜村的王氏族人迁徙至此,垦荒拓土、繁衍生息,慢慢形成村落。凸寨是小寨,深藏在连绵的群山里,六十余人人家掩映在绿树丛中。

“凸寨的人们一面砍伐木材,一面积极造林。”1959年,《贵州日报》的这句话,记述了凸寨人的生产生活。我时常想起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的字句——武陵人靠水吃水,凸寨人靠山吃山,生计方式虽有不同,却同样在天地间勤恳劳作,质朴而坚韧。

时光流转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神州大地,也穿透层峦叠嶂,唤醒了大山深处的凸寨。曾经只懂耕耘山林的乡亲们,渐渐燃起了对教育的执念,他们省吃俭用,一心供子女读书求学,盼着孩子们能走出大山的阻隔,去拥抱更辽阔的天地。

不过,那时的凸寨,财力微薄,凸寨小学仅能办到三年级,全校只有一位民办教师,撑起孩子们的求学梦。四至六年级的学子,只能远赴七公里外的片区中心小学继续读书,成为寄宿生。小学

来了。我想起父亲常说:“路通了,发展就通了。”

父亲那一代人,年轻时外出务工,要坐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再转汽车,颠簸几十个小时才能到达广东、浙江的工厂。而现在,我从北京回家只需10个小时。时间压缩了,乡愁却愈发浓郁——回家,从此不再遥远。

第二站:穿过时光隧道

列车驶入一段长长的隧道,灯光在车厢内明明灭灭,如同记忆的闪烁。

我的家乡黎平县,有着数不清的大小侗寨。而我从小在大稼侗寨里长大,寨子很安静,只有溪水声、织布机声和侗歌声。2015年,黎平通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那一年我上高中。记得通车那天,很多人都跑到收费站边上看。

变化也是从那时开始的。2018年,肇兴侗寨作为央视春晚分会场,在全国观众面前惊艳亮相。那晚,我们全家围在电视机前,当镜头扫过熟悉的面庞时,我突然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我们寨子好多人,我的妈妈、同学,都上春晚了!”此后的肇兴,游客如织,但仍保留有侗寨的原生态,百年鼓楼依然屹立,侗族大歌依然在每个清晨和黄昏响起,只是唱歌的人,不再需要背井离乡。

父亲就是在那一年返乡的。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他加入了本地种植养殖合作社。母亲则进了家乡的玩具加工厂。他们用积蓄盖起了新房,三层木楼,顶层特意留了晒台,说等我带同学回家时,可以在那里看星星。

家,是每个人最温暖的港湾。在我家这70年的变迁中,住房条件的改善最为直观:从狭小的木屋到宽敞的商品楼,从租房结婚到拥有自己的产权房,这不仅是居住环境的改善,更是黔东南州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真实记录。

我出生在黄平县一个苗族聚居的大山里,住的是民国时期从祖辈那里分得的一间小厢房。到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回乡,才将厢房用苦竹条编墙抹上牛粪晾干改建成三间40余平方米的小木房,住着全家6口人,人均不足7平方米。每间放上一张床后,所剩的空间就很小了,堆放犁犁、钉耙等农具,晚上上床都需要侧身才能过。床头还挂着一排排成捆的稻草和包谷叶供耕牛过冬,床边常垒些老南瓜等冬储食物,床下堆放些红苕或洋芋,房屋周围是码柴和存放猪菜的地方,整个家拥挤不堪,好在父亲是个善于收拾的人,把家收拾得窄小而不杂乱。但最怕的是下雨天,雨水顺着竹缝渗下滴在床上,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恼。更窘迫的是有客人来,堂屋是我和妹妹的床,摆张饭桌,人人座后动弹不得,我们作娃娃的,常常只能夹菜到外面吃了。这是我童年对家最深的记忆。

1977年恢复高考,这年我参加升学高中考试,紧张的复习期间,心里最向往的就是家里有个地方能够安下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不和妹妹挤在一起,以便摆放学习资料和安静地休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被安排在一个小镇工作。1981年,我从师范毕业也被分配到这座小镇的一所民办小学任教。1982年,父亲单位建了一栋集办公和住宿为一体的综合楼,配置了30平方米两室一厨的通间住房给我家,两间卧室放3张床,厨房既可以煮饭还可以平放一张四方桌。每个房间光照充足,与在农村时相比,我已经很满足了。房子虽然不大,但终究有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床。每当吃过晚饭,看看书,备备课,夜深人静一个人躺在床上时,幸福感油然而生。

1987年,我在考取电视大学脱产学习,1989年毕业被安排在城关镇人民政府工作。镇政府住房紧张,单位便在门口姓陈的人家租了一间约有16平方米的民房给我作婚房,吃饭、睡觉在一起,整个家就是一张床,一个煤油炉,四根木凳,几副碗筷。镇政府也只有书记、镇长、秘书才有办公室,其余的干部和我一样“走读”。群众、村干部有事反映或商量工作就到家来,家多了个办公的功能。这一年,是值得我铭记的一年,因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家,虽简陋却温馨。

在镇政府工作不久,我便被调到县机关一个科局,单位安排了一间宿舍和独立的厨房供我使用,尽管宿舍与厨房不在同一层楼上,但吃住分开,干净多了。根据工作需要,1993年我调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其间大女儿出生,爱人从乡下调到县城,父亲退休跟随我们住。1994年,县城机关单位启动“房改”,根据政策,我买得了一套46平方米的“房改”房。房子面积不大,可功能齐全,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还有一个阳台,我请泥瓦匠把阳台改造成了厨房,将原先的厨房改造成了小卧室。这样,基本满足了一家人的住宿,第一次享受了家庭卫生间,卧室与客厅分开,方便了家人及客人的出入。另外,家里还添置了彩色电视,冬天围着蜂窝煤炉煮饭看电视,相当满足。

后来,县城掀起了集资建房热,我退了“房改”房,父亲支持5000元,爱人把家里所有储蓄取来,筹足了8800元,参加了政府部门集资建房,按揭分得了65平方米的套房,套房三室一厅一厨一卫一阳台,还有一间底楼柴房。集资后,家里的钱都用光了,1997年搬进新家,新家没有条件装修,清光水泥地板,石灰抹墙,日光灯照明。虽然家什简陋,可甩掉了蜂窝窝,换成了烧无烟煤的铁炉子,用上了电饭锅,煮饭炒菜速度提高了许多。冬天,一家人围着铁炉子烤火、聊天,其乐融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观念的更新,1999年,遵义大众公司房开商第一家进入了黄平,修建了步行街,开启了黄平县商品房的先河。随后,江西丰城房开商投资建设兴隆商贸城,2002年浙江恒丰公司兴建了世纪广场,住房新理念使工薪阶层进入了按揭贷款购房的阶段,紧接着恒丰颐景园园林化住房的开发。随着女儿、儿子长大,儿子不得不天天睡在客厅的木质长沙发上,现有住房明显满足不了我家的需求,一起搬进集资楼的用户不断迁出。我跟随潮流,通过公积金贷款,购得了一套二手房,面积比集资房翻了一番,人均面积25平方米,有了卧室、客厅、厨房、阳台,还增加了饭厅。搬家时,添置了布艺沙发、微波炉、电磁炉、消毒柜和冰箱,住房条件有了明显的改观。工作之余,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享受家的温暖。

进入新时代,我的“家”有了质的飞跃,房子已重新装修,强化木地板代替了地板砖,百叶窗换成了无纺布落地窗帘,老旧电视机升级为高清液晶电视,冰箱由单开门变成双开门,消毒柜嵌进灶台底下,客厅安装了立式空调……家电用品一应俱全,步入了现代家居,生活品质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张床,承载着童年对家的所有渴望;一套房,盛装着我成年后对幸福的所有追求。回望这70年,我家住房的每一次更迭,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扩容,更是国家繁荣、民族团结的生动写照。

从漏雨的竹墙到温暖的现代居所,我“家”的嬗变正是黔东南发展的缩影,正是黔东南进步的注脚。如今的苗乡侗寨,青瓦木屋依山而建,别墅小院鳞次栉比……这“家”的嬗变,让我们更加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群众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祖国的未来会越来越富强。

□ 潘胜天

「家」的嬗变